

对话电影《八府巡按》导演李敏：

我做的是“带肉的肘子”

文/羊城晚报记者 王莉 实习生 王琳琳 图/片方提供

开年古装反腐喜剧电影《八府巡按》将于1月16日正式上映。影片1月11日在北京举行首映礼,导演李敏携众主演亮相,分享创作故事。影片以经典戏剧《钦差大臣》的架构为蓝本,借助“6天里的6场酒局”,以鲜活的人物、自然的台词和流畅的叙事,演绎一幅讽刺深刻的清末“官场现形记”。

影片上映在即,导演李敏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的独家专访,分享首执导筒的心路历程。

羊城晚报:第一次拍电影,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部古装喜剧电影?

李敏:我原来是学表演出身的,学的是戏剧,后来转型幕后担任制片人,但还是对创作有热情。喜剧是我特别想尝试的方向,因为对戏剧比较了解,所以参考果戈里《钦差大臣》的构架创作了这部《八府巡按》。故事背景选择清朝末年,是因为清末有较多资料可查,人物形象、衣食住行和社会情况等有较为详细的记载,更容易还原真实细节。

羊城晚报:电影以“6天里的6场酒局”串联起整个故事,这样设计是基于怎样的考量?

李敏:这种结构更像舞台剧的呈现方式。影片的人物众多,要同时表达人物关系和形象特点较为困难。将人物置身于“酒局”这一场景,通过台词、举止就可以自然地向观众呈现人物关系与角色性格。同时,6天6场可以清晰地呈现人物关系的转变,以推进故事的发展。

羊城晚报:影片全方位嵌入东北民俗风情。但您并非东北人,是如何准确把握的?

李敏:我身边有不少东北朋友,所以我很早就对东北文化产生兴趣。为了拍这部片子,我看了很多东北题材的影视剧,查了很多资料,也跟身边的东北朋友一点点学。包括台词,清末的东北话发音和现在是有区别的,我专门请

教老师,确定那个年代的正确说法。比如“锅包肉”当时叫“锅爆肉”,片中就使用“锅爆肉”;“人”读作“银”,这是清末关东地区的方言发音,现在在很多地区已经不这样讲了。有些东北演员在现场也会疑惑,说他们家不这么说话,我就跟他们解释,这是基于清末背景的考证。

一开始用东北方言,是因为它自带喜剧“梗”,能让这部台词量大的戏更有趣。确定了关东这个背景后,美食、秋季的虫鸣鸟叫、人们唠嗑的内容就自然融入了。我们希望能尽量把这些体现风土人情和历史真实感的东西融合在一起,增强影片的沉浸感。

羊城晚报:回顾整个创作过程,您认为最难的部分是什么?

李敏:最困难的是如何将笔下的人物落地为电影中性格鲜明的形象。这需要各部门的配合,包括演员与角色的贴合度、演员的表演、服化道等。在现场,我们不是要求演员去“塑造”一个角色,而是想办法让“角色”去靠近演员本人。比如柳青青这个角色,原本设计的是个风韵犹存的大姨子,但看到那位女演员后,我觉得她那种耿直的状态很有意思,就花了几天时间把剧本改成小姨子,让角色的台词和状态去贴近她本人。

羊城晚报:影片整体节奏相对较缓,片长近两个半小时,会否担心观众的接受度?

李敏:其实从排片角度考虑,我也想过要不要剪到100分钟左右,但呈现出来就好像把肘子的肉剔光了只剩骨头。这部戏本来就是靠演员的台词和细节表演来完成的,如果大量删减,这部戏就没必要拍了。所以,我还是想要尽量呈现一个完整的故事,在剪辑过程中也是按照人物戏的完整性来剪辑。比如,角色说完台词后拿起杯子,这当然可以剪掉,但我认为这是角色的自然



导演李敏

状态,剪掉就缺少了“呼吸感”。

在艺术表达与市场需求之间,有时候可以找到平衡点,但有时候会很难。如果为了市场加快节奏、加大音效、剪掉细节,那整个电影的风格和味道就全变了。在这部作品里,我更希望能完成一个符合自己最初设想的、完整的艺术表达。当然我也知道这有很大风险,朋友们也提醒过我市场偏好。但如果不是这样表达,我拍这部片子的意义就没有了。

羊城晚报:电影即将上映,您现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李敏:这部影片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开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导演工作的每个环节都是新的,让我对创作有了完全不一样的感受。但同时我又非常忐忑,不知道观众能否接受这样一部戏剧化风格的电影。希望有观众喜欢这部作品,能觉得“哎,还挺有点意思的”,就可以了。

故乡的“年”

□罗军

四十多年前,湘中邵阳山坳里老家的房子还是最老的木结构瓦房。那时村里还没有通上电,晚上只有昏黄的煤油灯光摇曳。年月久了,房子墙板朽脱落了,留下一条条裂缝,像老人豁了牙的口,迎着肆虐的风雪。过年时节,往往遭逢雨雪,母亲总有办法寻求旧年的报纸,熬一锅稀薄的浆糊,仔仔细细地将那些漏风的缝隙一一糊住。窗户上则是大块的透明塑料纸,用图钉牢牢钉住。风来时,报纸与塑料纸便一同“噗噗”地响,一重沉闷,一重清脆,成了冬夜独特的背景音。

中间的堂屋上没有间隔楼层,空荡荡的,地面直通房顶,仰头便能望见黑黢黢的房梁。下雪的时候,“雪日子”喇啦啦、叮叮咚咚地砸在瓦上,那声音脆生生的,急得很。若是下得急了,竟能从瓦缝里跳下来,在屋里地板上铺薄薄的一层,亮晶晶的,过一会儿也就化了。

过年最盛大的仪式是“吃碟”。这餐饭,是在除夕和大年初一两天的凌晨。凌晨三四个钟,是夜色最沉、寒气最重的时候,村里次第亮起灯,响起锅碗瓢盆与压低的欢语。我家总要晚些,因弟弟年幼,贪那热被窝里最后一点梦。母亲在灶间不停地忙碌,蒸汽混着腊味的奇香,弥漫了整个堂屋。堂屋靠墙处是一盆烧得旺旺的炭火,红光映着每个人的脸,火烟也不时地呛着鼻孔,辣着喉咙,甚至让人有一点点头晕。

桌上的“碟”是八个粗瓷碟子:切成四方方、厚墩墩、红亮透明的腊肉;切成细条的腊猪耳朵,咬在嘴里咯吱咯吱响;外黑里红的猪血丸子;沾满了炒香芝麻的米糖;印着红绿花纹的纸包糖;炒得焦香的花生瓜子;还有那一小碟,是家里的老坛泡菜,撕成细条,酸辣脆嫩,吃一口,虽然满身的困与寒,但也激灵灵醒了。

爷爷坐在最里头的“上位”,父母陪在两侧,我们五个兄弟姊妹则团团围坐下首。父亲的面前有一小盅自酿烧酒,灼辣的气味混在食物的暖香里。我们喝的是母亲用糯米酿的甜酒,煮得滚了,打进黄澄澄的糍粑,再撒一把白糖,喝下去,从喉咙一直暖到小腹。屋外,风雪正紧,雪豆

子敲着瓦;屋里,炭火哔剥,一家人守着这一桌的丰盛与温暖,话不多,只是慢慢地吃,静静地喝,这便是年的核心了——安稳,笃定,足以抵御屋外的一切凄寒。

在年初一“吃碟”前,还有一项独属于我家的仪式。父亲会放下筷子,挺直腰,作一个七八分钟的正式讲话。内容年年相似:总结过去一年家庭的得失,我们的学业;展望新的一年,希望日子更加红火,嘱咐我们要更用功学习。他的话平实,甚至有些重复,但神情是少有的庄重。讲话毕,便是发压岁钱,都是崭新的、连号的两毛纸币,我是老大,独得两块,弟妹们依次递减两毛,最小的弟弟便是一块二毛。这笔“巨款”,在我口袋里能揣上两三个月,最先总是拿去买一个铁皮文具盒,或是一盒蜡笔,一本连环画,剩下的才舍得买些零嘴。

父亲的另一项“年工”是写春联。腊月二十几,我便被遣去街上供销社买回一大叠红纸,他怕我裁得不够整齐,亲自裁成对联纸的条状。消息传开后,村里的叔伯们便陆续登门,请父亲“赐墨”,而父亲总是乐意之至的。堂屋的八仙桌便成了临时的书桌,他撑起袖子,斟酌内容,有时是来人自己拟好的吉祥话,有时便全凭即兴创作。他提起毛笔,饱蘸浓墨,略一凝神便落笔;我站在一旁注视着他所写的每一个字,帮忙拉伸红纸,写好了就端放在地上晾干,堂屋放不下了,还要端到别的房间去。

父亲的字是很美的行书,虽无名家的磅礴,却自有一股清正舒展流畅的气韵,写在红纸上,黑是黑,红是红,鲜亮又精神。在自家“火房”的外墙上,他用红漆刷了斗大的仿宋体字:“热爱伟大祖国,建设美好家园”——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个乡村干部最朴素、最炽热的心愿。如今,父亲已故去近十年,却未曾留下一幅书法作品,唯有“火房”外墙上那十二个大字,经过几十年的风雨,颜色黯淡了,却依稀可见……

初一的清晨,吃过“碟”,天刚蒙蒙亮,拜年便开始了。去拜年时,我们兄弟姊妹身着“盛装”,那是年前母

亲缝制的新衣,心中格外喜悦。我的新衣大都是军绿色或灰色,解放装或中山装,四个袋子的,样式还有点像我刚到部队时的绿军装。拜年路上,父亲牵着小的弟弟在前,我们一串跟在后面,挨家挨户去道“新年好”“给您拜年”,给辈分较高的人家还放一串小鞭炮。家家户户的桌上都摆着待客的烟与糖果,一圈走下来,口袋里便塞满了“战利品”。

如今,我离开那木屋已四十余年,在规整的楼房里,过着暖和、明亮、食材丰沛的年。一切都更方便、更洁净、更安全了。只是,当年那糊墙报纸的窸窣,雪豆敲瓦的清脆,手捏崭新两毛钱的喜悦,以及父亲研墨时专注的侧影,却像那坛老泡姜的滋味,在记忆的深处,愈发地清晰、醇厚,且不可复得;故乡那场不期而至的春雪,依然纷纷扬扬……



游泳池边的美人蕉

(布面油画)

□杨尧

美术大师授业于三位天才弟子。那一堂课,不讲技法的分毫细则,不辨流派的高下短长,只静静讲了一个上午:形,如何自混沌中萌生;意义,如何于肌理间附着;伟大,为何从来不止于完美。

课罢,大师命人抬来三尊雕像——罗丹《巴尔扎克》的等比例仿作。粗犷的额角棱角分明,前倾的身躯蓄着沉浑的力道,垂落的披风恰似风暴猝然凝结,仿佛思想的重量,被生生铸入顽石。弟子们正凝神端详,大师已取过一柄铁锤。

第一锤,额顶崩裂;第二锤,胸腔塌陷;三锤、四锤……碎屑飞溅间,整尊雕像化为一地残片。

三尊,无一幸免。

大师指着地上的三堆碎块,语声平静:“你们各取一堆。原料,仅此而已。三月为期,携作归来。”

甲取走第一堆。他忆起古瓷修复的法门:先立筋骨,再覆其表。于是,他以素色石料为骨,严格依循罗丹原作的

平遥的风味,总在舌尖悄然苏醒。一壶汾酒,半斤牛肉,佐一屈蜂窝似的莜面栲栳栳,浇上酸香浓郁的番茄臊子,入口是晋地独有的筋道。平遥古城以南大街为中轴,市楼跨街矗立,左右对称,非常“周正”:左城隍庙,右县衙署;左文庙,右武庙;左清虚观,右集福寺。街巷纵横交织,井然有序,素有“四大街,八小街,七十二条蚰蜒巷”之说。城内票号、县衙、铺面等老建筑,大多完好存留着明清风貌与传统规制,堪称中国汉族地区现存最完整的古城,早在1997年,便跻身《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正因古城骨子里透着古朴宛然的

韵致,使其成为影视圈备受青睐的人气取景地。在这里,眼尖的电视观众不难看到《末代皇帝》的北京胡同;《杨家将》里的边塞城邦;《百团大战》和《亮剑》里的敌后战场……这直接带火了“追剧打卡平遥”的热潮。今日的平遥,仍有数万原住民安然栖居,传承守护着祖辈先人的生活生计。平日里,人们多在自家门前经营生计,过着温吞吞的“慢生活”。若无十万火急的燃眉事,每日午时必须榻小憩,连带着阿猫阿狗也得了“真传”,爱蜷在日头下酣眠。有句老话:“到了平遥没到日昇

昌,算不得到过平遥”。道光十二年(1832年),中国首家现代银行雏形——“日昇昌”票号于此诞生,从此改变了中国镖局押送现银的落后金融模式。凭日昇昌票号的崛起,平遥古城成就了“汇通天下”的商业奇迹。

信步踱入内院,望见柱上的一幅楹联:“轻重权衡千金日利,中西汇兑一纸风行。”墨迹沉着,晋商敢为人先的胸襟与魄力跃然于上。

走出日昇昌时,日已西斜。巷口飘来烤馍的焦香,几位老人踞坐门墩闲话。历史在这儿不曾褪色,它栖于每一缕寻常的烟火氤氲里。

平遥风味

□蔡秋川

韵致,使其成为影视圈备受青睐的人气取景地。在这里,眼尖的电视观众不难看到《末代皇帝》的北京胡同;《杨家将》里的边塞城邦;《百团大战》和《亮剑》里的敌后战场……这直接带火了“追剧打卡平遥”的热潮。

今日的平遥,仍有数万原住民安然栖居,传承守护着祖辈先人的生活生计。平日里,人们多在自家门前经营生计,过着温吞吞的“慢生活”。若无十万火急的燃眉事,每日午时必须榻小憩,连带着阿猫阿狗也得了“真传”,爱蜷在日头下酣眠。有句老话:“到了平遥没到日昇

班牙成为2008欧洲杯、2010世界杯、2012欧洲杯的“三冠王”。阿隆索打中场,阿韦洛亚司职右后卫。阿隆索和阿韦洛亚曾经一起效力于利物浦,2009年夏天一起从利物浦加盟皇马。

与阿隆索不同的是,阿韦洛亚拥有更深的皇马印记。他出身皇马青训,2009年以球员身份重返皇马,退役之后又在2020年进入皇马青训体系担任教练,2025年5月接替离任的传奇球星劳尔成为皇马二队主帅,2026年成为皇马一线队新主帅。

客观而言,阿隆索执教是有水平的,只是不适合皇马,他在2023-2024赛季带领勒沃库森以28胜6平的不败战绩夺得俱乐部历史上第一个德甲冠军。与阿隆索相比,阿韦洛亚最大的短板是从未担任顶级职业队主帅,他能否迅速带领皇马重回胜利轨道,仍是未知数。



2025年6月18日,皇家马德里队主教练阿隆索(右)在比赛中指导球员贝林厄姆
新华社发

让破碎继续生长

□卞毓方

比例,塑成一尊“骨架版”的巴尔扎克;再将那些带着斑驳色泽的原始碎片,循着躯体的肌理走向,一块块精准嵌合。

三月期满,甲的作品几可乱真。裂纹隐于无形,色泽与重量皆与原作无二,灯光下望去,反倒添了几分岁月沉淀的质感。

乙搬走第二堆,径直将碎块倾入熔炉。他笃信,材料的本质无外乎本原,只要归于起点,一切便能重新塑造。高温熔铸,冷却塑形,再以炉火纯青的技艺复刻原型。

三月之后,乙交出一尊完美无瑕的巴尔扎克。不见裂痕,亦无拼贴的痕迹,甚至比原仿作更显圆融纯粹,宛若天工开物。

丙带走的,是最后一堆碎片。他既不修复,也不熔铸,只是终日对着这些残片凝神:锋利的棱角,钝圆的断面,扭曲的弧度,失衡的轮廓,像一场骤然凝固的敌后战场……“它们曾是什么”,只问“它们此刻,想成为什么”。

三月期满,丙捧来的作品,早已不见巴尔扎克的模样。那是一团跃动的精灵,一株逆向扎根的古树,一道骤然分叉的闪电,一捧喷发瞬间被时光定格的岩浆。它没有所谓的正面与背面,只有一股奔涌而出的张力,四下弥散。你可以为它冠上任何名字,也可以任它默然无题。

大师逐一审视。面对甲的作品,他颌首:“你悟了修复之道。尊重过往,能让破损,归于无痕。”

面对乙的作品,他沉吟:“你得了再生之法。笃信形式,能以技术,抵达完美。”

最后,他立在丙的作品前,默然无语。良久,他面对大家,缓缓开口:“你们三人,技艺皆已成熟。但只有一人,真正踏入了艺术的堂奥。”他转向丙,目光郑重而安静,像在确认一件早已明了、却必须说出口的事:“修复,让破碎归于无痕;复制,让经典重现其形;唯有创作,允许破碎继续生长。”